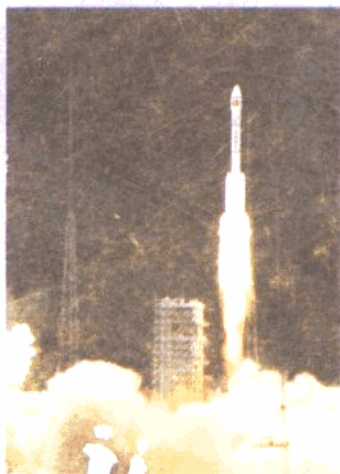


中国第一次：揭开火箭发射场的神秘面纱

中国第一回：披露发射中惊心动魄的内幕



0秒发射

于立和 著

一箭三星，射向南太平洋成功后，中国远程火箭又连续把亚星、澳星射入 3.6 万公里的太空！人声鼎沸，寰球轰动，星系震颤了！

有谁知道秘密飞地的发射场？这是一方神秘而又神圣的热土。爆炸与成功共存，死亡与希望同在，火与血交融！

火箭兵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洒在发射场上的每一滴血泪，都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神奇的故事

.....

目 录

第一章 秘密飞地 碧血黄沙	
.....	(1)
第二章 绿染沙漠 功到长虹	
.....	(108)
第三章 图迷心志 三闯核坑	
.....	(198)
第四章 情洒天地 星巡太空	
.....	(319)
第五章 魂系天灯 泪洒天城	
.....	(388)

第一章

秘密飞地 碧血黄沙

一九六二年初，一个隆冬的子夜。酷冷的寒风以它特有的吼叫声咆哮着，席卷了中国西北部千里大漠。风沙铺天盖地，卵石在地面上跳跃飞去。沙石恶浪，忽而在剧烈的翻滚中拔地而起，旋转着冲向高空，忽而俯冲下来，恶狠狠地舔刮着地面，似乎要把这浩瀚的沙海一口吞没。

千里戈壁沙漠，千古人间沧桑。千年沉寂死睡，千遭狂浪洗劫。秋去冬来，日落日升，奇冷酷热，风沙肆虐。它象北极圈冰冻带那样的冷漠、死寂、陌生，恐惧得令人毛骨悚然。

西国沙海，鬼哭悲歌。

当狂风横扫巴丹吉林大沙漠西边缘，黑城遗址附近的茫茫戈壁时，沙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片神秘的微弱光点，在黑夜里闪闪眨着眼睛，犹如风雾中隐约可见的星辰。它不是李广、霍去病与匈奴血战的刀光，更不是成吉思汗远征扎寨的营地，这是中国第一个火箭发射基地——酒泉航天城——航天第一港。数千名年轻的共和国儿女，闯入这块九万平方公里的沙窝窝后，在人类难以生存的禁区，用碧血和生命履行着一项秘密使命——谱写发射中国火箭的歌！

在溺水河畔，是航天城的心脏——火箭发射场。透过凶风恶浪的缝隙，能看见它是一块80×80平方米的正方形水泥

场坪。顶角四个高大的铁塔上镶着大号探照灯，四股粗大的光柱交织在场坪正中，恰好映在一枚十几米长，粗一米多的军绿色的对地战略火箭身上。中国人首次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东方二号”火箭，垂直站在1.4米高的圆环形发射台上。镶嵌在尾端的四只梯形尾翼，犹如巨龙腾飞前张开的麟甲，象征着即将登天而去。暴怒的天公誓灭人愿，唤来风子沙孙，疯狂地要粉碎钢龙远征的好梦。浊浪嘶叫着爬上场坪，前仆后继，恶狠狠地朝着火箭扑去。没有棱角的卵石旋转着撞击火箭外壳的蒙皮，大有把火箭一骨碌掀倒在地之势。然而任凭风摇石击，火箭仍站在天地之间巍然不动。

火箭点火迫在眉睫，战斗进入关键一刻。

周边：控制装备车，发动机装备车，遥测装备车，托架车停靠在坪边四条边线上。

坪下：过氧化氢槽车，三辆液氧槽车和两辆酒精槽车以120°间隔在场坪四周戈壁滩上待命。四辆红色的消防车按东南西北分散地摆开阵势，身穿防护服的消防队员手持高压灭火枪，虎视着场坪动静，拉起决战态势。

外围：在半掩体设施里，发射控制车内灯光闪闪。发电机、空气压缩机嗡嗡作响地运转着。两辆有红十字标志的救护车和抢救队员在发射场入口处呈一级战备状态。

发射台旁：近200名火箭兵佩戴着空军领章帽徽，排成四列横队，站在东方二号火箭身旁。战士们一身咖啡色兔毛航空服、长筒航空靴、兔毛皮帽、兔毛手套，胸前挂着写有职务、专业、姓名的红色方牌，鼻孔里喷着呼呼热气，眉毛上挂着白色冰霜。那一张张红彤彤脸上流露出火一般的青春，一眼就能看出他们象中国近代火箭发射史一样年轻。天兵任

凭风嘶沙扯，巍然不动，似钉在水泥场坪上一样。

中国火箭发射第一团。

航天城，箭刺青天，箭撕天穹的起点！黄皮肤问鼎茫茫宇宙的摇篮。它象祁连山下一盏不灭明灯，光环夺目，迎风战浪！黄土地儿女在边陲饮风餐沙，风尘仆仆，弄着血，弄着火，威风凛凛问生死，气壮山河！

是苦是乐？是福是祸？

队伍正前方，胸挂发射中队长标牌的大尉军官，站在发射台旁。他，约 35 岁上下，中等个儿，满脸络腮胡子。脖子上套着两根白色布带，一根系着秒表，一根栓着哨子。他和他的部队一起正在闭目屏息，昂首挺立，等待着一阵盖天铺地的风沙浊浪从场坪上掠过。

一阵风魔刚过，中队长倏的用两眼把部队扫视一遍，接着深深吸了一口气，在发出“立——正”口令后，一个转身，抱臂跑到上校施在壁面前。一个有力的军礼后，挑高嗓门，拼尽全力，用颤抖的声音一口气地叙述着他的报告词：

“报告团长：向火箭加注液氧、酒精和过氧化氢已经完毕。请您下达发射令。报告完毕。第一发射中队长江学福。”

这名在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的指挥员声音嘶哑了，颤抖了，眼圈湿润了。他和他的部队在两天两夜的操作测试中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险涛恶浪。

施在壁团长潇洒庄重，干练老成，更显几分风度。他站在风沙里会意地向队长微微点头，转眼打量着他在沙涛里的部队。

地面分队的官兵，脸上带着一块块油渍，这是他们运火箭，竖火箭留下的风采。发动机分队的官兵，长筒胶靴上迭

着冰块，这是过氧化氢中和液留给战士们的礼物。控制分队的官兵，脸上涂有一缕缕黑灰，那是在地下电缆沟匍匐检查的纪念。还有站在各个分队队尾的基地机关人员，火箭设计师和操作人员都是一样的打扮，一样的眼中布满血丝。上校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他的部队真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无私地向祖国奉献着热血、追求和情感！

上校收住笑容，铿锵有力地发出命令：“临射检查！实施发射！”

“明白！”江学福抱臂跑回指挥位置，向部队高声下达：“准备点火！进行临射检查！无关人员立即撤离发射阵地。”

“明白！”众口一词。

一名妙龄女少尉站在发射台旁，目光不停地注视着操作部队的动向。她，瓜子脸，镶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脸上挂满了姑娘特有的红润，两根齐肩的小辫，更显几分俏丽。中队长口令刚一发出，她立刻翻开手中的“发射日志”，笔头在嘴里一哈，飞笔疾书。

“1962年2月13日晨5时23分，下达临时检查命令。阵地记录员：靳淑珍”

靳淑珍，这名石家庄姑娘，1958年高中毕业就来到这个荒凉的地方。她少言寡语，但性格温柔，总伴着咯咯的笑声。一笑嘴角漾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托着她那双犹如明月般的大眼睛，更显得举止柔婉，如花似月，富有青春的活力。她能飞快地写出一手流利的小草体字，没多久，就从团机关三名姑娘中被选出留在记录测试数据，为测试过程留影的岗位上。

瞬间：

——地面分队长吹着哨子摇着小旗，指挥托架车缓缓撤

离发射场；六辆加注车也相继尾随而去；抢救队把担架、急救器材搬上救护车紧紧跟上；无关人员乘四辆盒式特种装备车断后。一字形长长的车队，间距 25 米，车灯撕破黑暗，朝发射场东面的阿巴山方向驶去。阿巴山是发射场周围一片沙海中唯一突出地面的石头山。山坡上站满了数百名疏散观战的官兵。航天城的指挥所就设在这个 80 米高的山洞里。

——施团长，苟福参谋长，江队长等关键人物急速朝掩体里的发射控制车鱼贯而入。操纵员周绍兵面前的发射控制台上，布满一片按钮、开关、红灯、绿灯以及各种指示仪表。

——场坪上空无一人，万籁无声，只有火箭尾端的液氧排气管嘟嘟嘟地往外冒氧气。白色氧气刚一出口就被风沙浊浪卷走。阵阵狂风发出的嘶啸声给发射场再添几分恐惧。气氛紧张异常。

战争，炮火，鲜血，死亡。

时间逼近火箭点火 00 秒！

腹腔装满数十吨推进剂的火箭，万一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场坪上，刚才还是装备、人员一片，转眼撤离一空。不过，场坪北角上还剩两个人：发动机技师郝渊和他的操作手。郝渊皮肤虽不白嫩却细腻红润，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流露着自信好胜的神情。他俩在风沙里搓手跺脚，等待着扩音器里响起中队长口令，完成对火箭最后一个操作项目。

“30 分钟准备！临射检查！”

郝渊和他的操作手高吼复诵后，一前一后地顶着风沙快步冲到恐惧的火箭身旁。

——检查挂在发射台上的酒精筒是否牢固；

——检查挂在发射台上的配气箱上铜质气管、石棉绳缠

绕的电线是否牢固；

——象钻进火箭肛门里一样钻到火箭尾部拉瓦尔喷管里，检查点火架的喷火管是否对准喷管中心；

——爬上发射台，绕火箭一圈，从火箭外壳蒙皮上取下涡轮排气盖等四个红色护盖。红色，提醒火箭兵特别注意，是绝对不能随火箭上天的部件。漏掉任何一个，都必定导致火箭爆炸坠毁。

操作手王甫紧随技师，及时无误地递上钳子、扳手、保险用铁丝等工具，就象手术室的护士为执刀军医递刀子镊子一样。他，心颤手抖，听着液氧管嘟嘟的排气声，总觉得是炸药包上导火索发出的嗤嗤嗤的燃烧声，恨不得赶快弄完，一步跳出这逼命的死窟。

临射检查顺利完成。郝渊刚要从发射台上跳下来，在两阵风涛之间的一刹那，突然发现火箭内部有“吱吱”声。

“火箭漏气！”技师惊叫。

“怎么办？”王甫站在地上仰着脖子。

“开舱！”

王甫想走不敢走，赶忙递上专用工具。他明白年龄比自己仅大两岁的技师，技术比基地把关助理员都棋高一筹！在发射场上排除故障，数他分析得最准，把一个个红灯变成绿灯。他不敢嫉妒，只能改嫉妒为自豪：名师出高徒，我这名操作手比其他操作手高一头。

“上来！”郝渊在发射台上踮着脚尖，一手伸进火箭舱内，一手拿着窗口盖子急悚命令：“拿着它！”

“明白。”王甫领会技师意图：窗口盖是用铝链条挂在火箭内框肋上，时间不允许取下装上。牵拉着，不但影响操作

且会被风拉断。

郝渊飞快地反时针旋转着一个开关——切断地面通往火箭的气路，又飞快地顺时针旋转另一个开关，“吱——”随着一声刺耳尖叫，管内高压空气被放掉了。然后，他用两个扳手将漏气接头用力拧紧。

郝渊飞快操作，王甫瑟瑟发抖。是知识浅薄？懦弱？空虚？

狂风象巨妖怪魔一样风向变化莫测，撕拉着片状窗口盖急飘乱摆。王甫贴着技师身边掐住它，心里却在敲小鼓：这个部位正是自己负责检查的，若不漏气，我干得真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倒霉！回去怎么交待？想着想着，手一松劲，忽的一下，窗口盖拉断铝链条，急飞而去。

哎哟！郝渊转脸伸手要窗口盖，盖子却突飞而来。没有飞在手上，而是翻转着砸在他的下颌上。锐边象一把刀子，切开了他那红嫩而脆燥的血肉。面对这突然一击，郝渊一下子懵了，天旋地转，两眼冒金花，下颌麻木了。瞬间，他又很快镇定下来，站稳脚跟，“快追！快追盖子！”他象狼跳悬崖一样，纵身跳下发射台急追而去。

王甫随之跳下，穷追不放。

不幸中万幸。窗口盖在空中打着滚，一头撞到探照灯铁架塔，又死死地卡在角钢上。

当两人重新站在发射台上安装火箭窗口盖时，王甫突然发现台面和水泥地上有血滴。再看技师下颌，惊了。心里一酸，惨叫一声：“郝技师，你受伤了。”

郝渊好象没听见，不予理睬。一口气封好窗口，才转过身子背着风沙，摘下手套一摸，心格登一跳。平滑的下颌有

一道凹下去的裂缝，血肉模糊。把手放在眼前一看，血淋淋的手指上，还往下掉血滴。他把手上的血一甩，跳下发射台。

“我喊抢救队。”

“白布！”

王甫急忙从工具包里掏出白布，郝渊摘下皮帽，用白布把鼻子嘴巴一起蒙起来，在后脑勺打个结系紧，扣上帽子紧急命令：“快撤回发射控制车！”

发射控制车里鸡雀无声。人们把目光一齐盯住控制台上十几个亮着“眼睛”的信号灯和二十多个仪表指示针。他们急得肺要炸了，但看不见场坪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施在壁团长站在潜望镜下虽能看见但只看见两名战士在操作，奔跑，操作，不知道为什么。急得把手腕上的表在面前晃了又晃。当他决定派人查问时，郝渊和王甫已疾步跑离场坪了。

“报告，临射检查完毕！”郝渊跳上车报告却无人理会，只有他和王甫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车上沉寂，死一样的沉寂，寂静得似乎要攫取一切生命。

稍顷，施在壁团长直起腰杆，坚定果断地下达命令：“五分钟准备！”

人心狂跳，眼睛一齐凝视着仪表板的两个红色按钮。“初级点火”按钮，是命令火箭打开通路，让推进剂自流流下，产生小推力；“主级点火”按钮，命令火箭启动涡轮泵，把推进剂大量压送到拉瓦尔喷管燃烧，达到大推力，把火箭推向天空。最令人望而颤栗的是那个白色的“紧急关机”按钮。点火后，不正常或不能起飞时，按下此钮，关闭火箭所有阀门，熄灭发动机。凡是按下“紧急关机”的火箭，都要泄出推进剂，拆下仪器，把火箭送返北京制造厂重新拆装。显然，设

置这个按钮就象设置医院的太平间一样，不情愿设置又不可不设置。

人们眼睛盯着控制台，苟福参谋长两只火眼盯着郝渊脸上的白布。他拉成马脸，愤怒得鼻子发出一声哼。如果不是点火前夕，不是控制车内每句话都能传到阿巴山指挥所里，他一定会骂道，他娘的，戈壁滩上的红柳戴菊花，臭美。临射检查搞得比女人生孩子还慢。

“三分钟准备——牵动！”

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时刻。控制车里寂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人们屏神静气，只有倒记数的高精度记时装置——时统钟在嘀哒嘀哒。

东方发白了。一夜没歇脚的沙浪刮累了，刮糊涂了，妖魔似地平风息鼓。死寂般的发射场显得更加神秘恐惧。三分钟后，火箭上仪器将运转，活门将打开，推进剂将喷射下来，尾部将喷出一条长长火舌！火箭点火会成功还是在发射场上大爆炸？一切都是未知数。

场坪外，四组消防勇士怀里抱着高压喷水枪，匍匐在消防车旁的沙地上，宁神敛气地虎视着发射台上那枚即将点火的钢龙。

“一分钟准备——开拍！”

施在壁团长猫着腰，眼睛贴在潜望镜上屏住呼吸观察火箭状态。

操纵员周绍兵的右手伸到要扳动的第一个开关上。

14 只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控制台仪表板。

时统钟直逼发射 00 秒。

……42，41，40，

“测试转发射!”

周绍兵边复诵团长口令，边旋转控制台上的钥匙，一个绿色信号灯蓦然亮起，他声音颤抖地大声报告：“发射灯亮!”
“增压!”

周绍兵边复诵团长的口令，边用颤抖的手扳动增压开关。时统钟嘀哒嘀哒十几秒后，一个信号灯又蓦然亮起，他立即报告：“液氧箱增压好!”嘀哒嘀哒七、八下后又报告：“酒精箱增压好!”

施团长激动地蹣起脚根，使尽全身气力高声发出最关键的命令!

“初一级一点一火!”

“初级点火!”周绍兵大拇指抖颤地用力接下了犹如千斤重的点火按钮并报告：“点火灯亮!”

在这一瞬间：

一条火舌从火箭尾部喷出，持续不断的火焰被发射台中间的分流锥分流，喷到地面又向四面八方扬去，一片火红!火光照亮了大漠，照亮了火箭兵人生，照亮了新希望。

——阿巴山坡上的人们蹦跳着高吼：“点火了，点火了!”
“火箭进入初级!”欢呼雀跃，手套和帽子一齐扔向天空。

——匍匐在沙地上的灭火队员猛地从沙窝里跃起，单腿跪在地上紧握喷枪，周身血液奔涌起来，准备立即冲向发射场厮杀。

——控制车里却万籁俱寂，寂静得快要爆炸了!只有时统钟嘀哒嘀哒在报时。

1, 2, 3, 4。

按发射程序，施团长在第4秒应当下达“主级点火”命

令。突然，控制台上一个红灯急骤闪烁光亮，同时着弹器发出急切短促的报警声！

笛、笛、笛、笛、笛……

“故障！”周绍兵急告。

“紧急关机！”施团长毅然决然。

“紧急关机。”操纵员边复诵边按下白色按钮，边报告：“关机灯亮！”

“切断电源！”这是避免发生意外，上校采取的又一措施。操纵员立即把发射钥匙转向测试位置并报告：“电源已切断！”

火焰顿时熄灭。

弹上电缆网电压为零，发射控制台上所有仪表的指针一齐回到零位，所有的信号灯悠的一下都闭上了眼睛。

在发动机火焰消失的瞬间，卧倒在发射场外100米处的16名消防队员象猛虎下山一样，跃身而起，抱着喷射水枪，拖着帆布水管从四个方向飞速冲进发射场，举起喷枪朝火箭射去。16股巨大水柱冲天而上，直指火箭弹体，打得弹壳咣咣作响，水流四溅！水珠落在滚烫的发射台上，象在烧红的铁锅里爆炒豆子似的跳起来，发出吱吱的烫水声。水火相交！消防勇士明知火箭满腹推进剂只消耗一丁点儿，万一发生爆炸，顷刻之间自己会化为乌有，但他们的双脚仍然一步一步向发射台移去。水柱交汇在火箭身上，水流从火箭身上急促而下，刚才发射场上还是一片火海，顷刻化作一片雨地。

“中国万岁！中国万岁！”

“胜利属于中国人！”

阿巴山上一片沸腾！人们千呼万唤，振臂狂呼，欢天喜地。汽笛高吼长鸣，一片欢乐的海洋。

原来这是一次真点火假发射的实弹合练。

阿巴山指挥所里，约摸四十岁的少将满面笑容地走向指挥台，举起那架红色电话机就说：“要北京 01 号首长。”接着，踌躇满志地报告：“01 号首长：火箭点火成功，关机正常。火箭基地司令员栗福泽。”

场坪上刚才还是一片水地，转眼又变为一片冰场。火箭兵们汇集到发射场上。副中队长带领炊事班、通讯员、文书等敲锣打鼓为第一线战友道喜。场坪上，锣鼓震耳欲聋、呼声震天。人们笑中流着泪，泪眼闪着光。千人颂，百人唱。说呀，唱呀，笑呀，笑脸对着笑脸。个个笑出了深深的酒窝，每个酒窝都有一个美好的故事。个个笑出了胜利的泪花，每个泪花都走过艰难的旅程。

司务长刘昌发少尉和炊事班老班长举着饭勺子也在冰上扭秧歌。脚板一滑，两人摔了脸朝天，为欢天喜地的场面添上一个花絮。

“一次完美无缺的合练！”

“测试项目准确无误！”

“万事俱备，只等发射了。”

老班长一手揉屁股，一手摇着空气压缩机技师吕福仁的胳膊：“大个子驴（吕），你们发动机这个火点得不赖呀！”

“不赖，就要多发一个馒头给我！”吕福仁膀大腰粗，说话声高语壮。

“成。我那一份送给你。”老班长故意挑逗着，“驴大胃口也大嘛。”

这是全国闹饥荒的年代。火箭兵每人每餐一个馒头一碗汤，用沙枣、红柳叶子充饥。许多官兵浮肿夜盲了。

控制分队长张松柏中尉小个、小脑、小眼睛，见缝插针凑热闹：“老伙夫在发射场上也走后门？如果没有我控制分队的功劳，能点火？能熄火？”

老班长眼神一挑，朝张松柏肩上一拍：“有了，我那碗糊辣汤送给你。”

糊辣汤是老班长从朝鲜战场带来的手艺。在稀面糊里加进干辣椒粉，胡辣粉，生姜末和大蒜，一两面粉煮六碗，喝起来又辣又麻，浑身是汗，嘴边都失去了知觉。稀汤也是宝，比喝水好。

在这高声粗犷的欢乐海洋中，也有明丽神扬的娓娓细语。郝渊和靳淑珍紧握双手欢快地跳着摇着。俩人脸上都映着跳动的红潮，呼出的热气扑在对方脸上。她在一片欢呼的人海里挑高细嗓门兴奋地问道：“我在阿巴山坡看见你站在发射台上那么长时间不下来，干什么？是不是给了火箭一个长长的吻，舍不得离开呀？”

“瞧你这姑娘，也说起俏皮话来。”

“和火箭亲吻怕什么？也不是男女之间。”

猛然，俩人愣了，都意识到自己的亲热非同寻常。他嗅到了她喷来的一股女性气息，那是姑娘特有的馨香。她纤细手感觉到他的手心在出汗，象一束麻电涌进心房，痒得心荡。这两名同龄异性少尉最近若即若离，彼此惧怕互看对方一眼，内心深处却潜藏着两颗相思子。在这激动时刻，竟没有躲闪且坦露奔放，这是原则问题。在这女性奇缺的秘密沙国里，姑娘是男性喜爱接近又惧怕接近的人。况且，周围都是摩肩接踵的战友，太惹眼。两人慌忙把手抽回。

两人都爱意浓浓，又怕对方洞察到自己的失态而涨红了

脸庞。奇怪的是两人含羞却都不低下头，长时间地对视着，交流着目光。让闪光的心灵在空中撞击。这是俩人第一次如此长时间的四目对视，相互都没抵抗对方投来的目光。

最后，还是郝渊后退了。他压低自己的目光，落在靳淑珍的胸上。如此贴近地瞧她这块地方，尚属首次。他惊诧地一抖，她那胸脯两旁隐隐约约隆出，里面神秘莫测。他顿感眩惑，身上的神经跳了起来，禁不住地打了一个寒颤。

她看着他咯咯笑了，笑得很满足，露出了洁白的牙齿和两个深深凹下去的酒窝。突然间，她收起笑脸，两眼直楞楞地指着 he 嘴上的口罩惊叫起来：“怎么出血了？”

半晌，郝渊才醒过神儿，知道鲜血已经渗透了白布，撒腿就朝发动机装备车跑去。

他在装备车上重新调换了一块白布。

“笛——”，江学福队长一声哨响，全场鸦雀无声。发射场的规矩，哨音后面必有命令。

“全队注意，面向我呈四列横队集合！”

不到十秒钟，队伍井然肃立，呈稍息姿势。队长站在正前方，“立正”。官兵一齐收回左脚，两脚跟并拢，两目平视。队长转身跑步到参谋长面前，有力地致举手礼，“报告参谋长，点火合练圆满成功，请您讲评。”

少校对报告词不感兴趣，对郝渊脸上口罩却目不转睛。他漫不经心地走到队伍前方，先是啐了一口嘴里的沙子，然后举起右手说：“这场戏演得还可以。四个分队长象那么个样，操作手也没捅大的漏子。”喇！各分队长和士兵们闻声收起左脚呈立正姿势，以表示对首长的尊敬。“技师干的也不赖，没拉稀屎。象吕福仁，周绍兵，唐戌生……”苟福扳一个指头，